

在百慕達金得利機場上，空中小姐詹妮望著來這兒度蜜月的一對對情侶，心裏在想著一個人：迪克。他們是在百慕達觀光旅遊線開闢後的首次航班上邂逅的。兩人一見如故，談得非常投機。迪克喋喋不休地大談他來這兒要做的新聞採訪工作，而詹妮則抱怨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裏將每天往返紐約和百慕達，枯燥乏味。第二天，迪克在金得利機場迎候詹妮於第二個航次歸來。在以後一個月裏他幾乎每天在機場等著。今天是詹妮的最後一個航班，但迪克卻未露面。幾分鐘前他給機場調度打來電話，要確定詹妮的本次航班計劃是否有變。他為何要打這個電話？憑直覺詹妮有一種不祥的預感。

正想著，有人把手放在她的肩上，回頭一瞧，正是迪克。他的吻很短促，但很有力：「詹妮，親愛的。」這是他第一次喊她親愛的，可聽起來十分自然得體。「請你務必仔細聽我說，」他說著遞給她一本捲攏的雜誌，「把它放進你的手提包，今晚送到報社去。5樓，找比爾·萊因先生。」

「比爾·萊因，5樓，」詹妮重複道，「可為什麼……」

迪克沒讓她問下去。「我會同調度台聯繫的，你在紐約降落15分鐘後，我就會打電話給比爾。詹妮，我使你面臨著某種危險，但我只能這樣做。」

「什麼危險，迪克？」

他遲疑了片刻。「是啊，你有權知道。還記得不久前一艘輪船被炸的事嗎？當時鬧得滿城風雨。」

詹妮點點頭，「我有一個朋友就在船上。」

「有人在船上放置了炸藥。恐怖份子的名單就夾在這本雜誌裏。恐怖份子會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這份名單在報上披露出來。」

這時，最後一次呼叫登機的廣播響起來，清晰、標準的英國口音在通知乘坐聯邦航空公司401次航班的旅客到2號通道登機。利用這段時間詹妮作了短暫的思考。她不知道迪克是怎麼搞到那份名單的，但顯然有人知道那份名單在迪克的手裏，不然他可以親自把它帶到紐約。

「有人跟蹤你？」她輕聲問。

迪克和她一起向2號通道走去。「也許我用掉了尾隨我的那輛汽車，但對我感興趣的人很多。爲了脫身，我晚些時候去紐約。」

他們在通道門口停下，迪克急匆匆地給了詹妮一個吻，然後從口袋裏摸出一枚戒指。「詹妮，我現在的處境很不安全，我原打算到了紐約再給你，但我改變了主意。放在你身邊要安全多了。」

這是一枚鑽戒。當迪克把雜誌信任地交給她時，他就已經表白了對她的愛。「再過幾天我會正式向你求婚的。」他說。她將戒指放進制服的裏層口袋，吻了他一下，隨即走過通道登機。

事務長艾倫已經站在機艙門口等著關門。「行行好，詹妮，伊萬思機長正在發脾氣呢，我們已經晚了兩分鐘。快，你廣播，我負責機艙安全。」他隨後又說了一句，「眼下你最好別接近駕駛室，等機長消消氣再說。」

詹妮定了定心，扶正帽子，在話筒前坐了下來。「女士們，先生們，晚安。歡迎各位登機。本次航班直飛埃德瓦德機場，航行時間是 3 小時 25 分鐘。請大家繫上安全帶，有事請按座位邊上的按鈕。祝大家旅行愉快！」

她關掉廣播，手指在背包上來回移動：得先把這個包藏起來。這時艾倫走了過來，詹妮想起迪克對她的警告：也許有人盯上了她。她轉而問艾倫：「飛機起飛前有人登記了嗎？」

艾倫點點頭：「地面調度給了我一份名單，共有八個人。半分鐘後他又送來一張補充名單，又來了三個。名單在這裏。」

詹妮迅速朝那份名單掃了一眼：有兩對夫妻，他們一定是來度蜜月的；四個是婦女，詹妮記起曾在機場遇到這四位結伴旅遊的遊客。補充名單上的三個名字分別是：哈斯汀，6 號座位；克林頓，9 號座位；卡爾森，18 號座位。詹妮閉上眼睛。如果迪克有尾巴跟著，那這個人一定看見迪克把雜誌給了她，而這個人此刻很可能就在飛機上，而且就是這三個人中的一個，但是哪一個呢？

艾倫碰了碰詹妮的臂膀：「信號燈已經關了，給機長送一杯咖啡去，我去分發報紙雜誌。」

詹妮來到廚房，謹慎地把門關上，她需要一點時間來考慮問題。廚房位於駕駛室和機艙之間，一般情況下乘客是不會來此地的。如果晚餐由她準備，讓艾倫負責分發的話，她還可以一直留神這個背包。對，把背包藏在這兒是最合適的。為了預防有人闖入，還必須將背包藏在一個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。她打開冷凍箱的門。冷凍箱最下層的格子裏放著沙拉，但格子沒放滿，後面還有點空地方。她小心地將包塞進去，然後關上了冷凍箱門。

她站起身來，卻懊惱地發現制服的衣袖上有了一塊油漬，準是碰到了色拉。她抓過一張餐巾紙使勁地擦，但越擦越糟。她想起還要給機長送咖啡，於是不再去理會那團油污，端了一杯咖啡朝駕駛室走去。

5 分鐘後詹妮回到機艙開始分發飲料，此刻她的心請很輕鬆。這時大副走過來說：「詹妮，機長讓你帶乘客去參觀駕駛室。」

詹妮怔怔地望著大副，她竟忘了伊萬思機長要在航行中讓乘客參觀駕駛室的慣例。這下每個乘客都會進入廚房。她只有抓緊時間把飲料發完，回廚房去準備晚餐，唯此事情才不至於出錯。

坐在前排的一對情侶已經急不可耐地站起來：「我們能不能排在最前面？」

大副替詹妮作了回答：「行，跟我來。」他領著他們朝廚房走去。

詹妮腦子裏那根弦頓時繃緊，不由得加快了發飲料的的速度，她必須盡早回廚房去。不一會托盤空了，詹妮正要轉身，艾倫叫住了她：「詹妮，行李申報單哪去了？」

詹妮來到機艙尾部幫艾倫在一只公文包裏翻找。她知道，找不到那些申報單

艾倫是不會放她走的。這時最先去駕駛室的那對情侶已經回來，大副領著第二批乘客去了駕駛室。眼看就要輪到那三個男乘客了。詹妮心急火燎地把公文包裏的東西倒出來，但仍不見申報單，等她把東西重新放回包裏，大副領著第二批乘客回到了機艙。接著那三個男乘客站了起來。

詹妮抬頭望了一望艾倫那張陰沉的臉，沒敢說走。艾倫注意到了她的目光：「去我的上衣口袋裏找找，說不定我塞在那裏了。」詹妮急急忙忙地在壁櫥裏找到了他的那件上衣，從這只口袋摸到那只口袋，最後終於在裏層的一只口袋裏找到了那些單子。她把單子往艾倫身上一扔，轉身朝廚房跑去。可這時最後一批乘客——那四位婦女也已回到了機艙：飛機上的每個人都已經去過了駕駛室。一個婦女攔住了詹妮：「小姐，你們不該把廚房弄得一團糟，我的褲子剛才差點讓冷凍箱的把手勾破了。」

詹妮看了對方一眼，一頭衝進廚房，隨手關上門。只見廚房裏一片狼藉，所有櫥櫃的門都開著，一些食品翻倒在洗物池裏。她放在冷凍箱內的那只背包在地上，背包的口開著。她心裏明白：那本雜誌已經沒有了。

她感到一陣暈眩，趕忙用手支撐住櫃子站定，然後把手伸進口袋裏握住那份登記名單：一定是三個最後登記的人中某個人幹的。她抹去了眼眶裏的淚水，嘴裏重複著那三個人的名字，似乎想從名字的讀音裏找出那個竊賊！

6號座位的哈斯汀是一個瘦高個，頭法灰白，長著鬍子，戴一副眼鏡，年紀約50多。此刻他正專心在看《時代》雜誌的金融欄目，沒注意到詹妮遞上咖啡的招呼聲，他笑著表示歉意：「每次度假，我對任何報刊都不聞不問，但一踏上歸途，我得抓緊時間了解所有的情況。」他給詹妮的印象是經理或總裁之類的人物。

9號座位的克林頓帶有曼哈頓的口音。他接過咖啡呷了一口說：「我父親昨晚心臟病復發，現在趕回去。」看來他是個名門後裔，長得很帥，衣著考究，25歲光景。

18號座位的卡爾森40開外，很健壯。他顯得不很自在，害羞地對詹妮說他是第一次來百慕達看望他在旅館工作的兒子。

詹妮捏緊了拳頭。沒一個看上去有破綻，但必有一個在撒謊——哪一個呢？詹妮決定再試探一下。不一會她拿了一張飛行線路圖來到機艙。她本可把圖高高舉過頭頂，然後向全體乘客作一番常規的講解，說明飛行的航線，飛行的速度和高度，以及目前所處的位置。但這一次詹妮逐個到乘客的座位前講解，迫不及待地要把這張圖送到那三位特殊乘客的手裏。

她把圖遞給了哈斯汀，然後趁他看圖的機會仔細打量他。他隨身只帶了一個公文包，就放在他的腳邊，沒拉上拉鍊。也許那本雜誌就在這個公文包裏，但他為什麼讓公文包開著呢，是疏忽還是故意的？他把圖還給詹妮，悶聲說了句謝謝。

她移到克林頓的座位前，但他搖搖頭說沒心思看這個。詹妮想起了他父親的心臟病：「您一定在為您父親擔心。」他點點頭：「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過多，對他關心不夠？哦，我不該讓我的私事來打擾您。」「您一點也

沒打擾我，」詹妮回答說，「別過於焦慮，也許情況並不怎麼糟。」

她說完繼續朝前走去。她觀察到這年輕人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有一只小拉鏈包。如果包裏有那本雜誌的話，他敢把它放在行李架上？她搖了搖頭：他和哈斯汀似乎都不像。難道會是卡爾森……

她站在他面前，把圖遞過去。他顯得有些迷惑不解。詹妮跟他作了解釋，他才饒有興致地將圖接過來。「我兒子對這種事很熟悉。」說著他把圖放在膝蓋上，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。「瞧，這是他穿著制服照的。」詹妮向照片掃了一眼：「長得同您挺像。」

照片收了起來，圖也回到了詹妮的手裏。仍然一無所獲。卡爾森的行李是一只老式黑包，放在座位下面。也許雜誌就在那只黑包裏，但憑直覺，詹妮覺得黑包裏裝的是不貴重的旅遊紀念品。

詹妮沮喪地回到廚房。時間已經過去一大半，但她仍未在這三個人身上發現一點蛛絲馬跡。她厭煩地對著鏡子梳了梳頭，重新在唇上塗了點口紅，順手拿起一塊餐巾紙想再擦擦衣袖上的那塊油污。突然她眼睛一亮：她記得藏包時她是很小心的，但衣袖還是碰到了沙拉：那個偷包人的行動一定極其匆忙，他的衣袖上一定也沾有沙拉油！

哈斯汀沒穿外衣，他把折疊好的外衣放在正看著的《時代》底下，這樣做是否有用意？

克林頓的左手一直靠在椅子的扶手上，這是他的舉止優雅還是在遮掩什麼？

卡爾森先把飛行圖放下，再從口袋裏摸出照片，他為什麼不用另一隻手去摸口袋呢？

詹妮轉身衝出廚房，門在她身後有力地關上了。她主意已定，無論如何要看到這三個人的衣袖。

一會兒，詹妮托著冒著熱氣的托盤來到哈斯汀的面前。他已把《時代》收起來，那只公文包也拉上了口，外衣已經穿在身上了。這回他是舉起雙手來接詹妮遞過去的咖啡的，袖口上沒有油漬！

詹妮有些失望，如果她的假設是正確的，她現在可以把哈斯汀從懷疑名單上抹去了。

下一個輪到克林頓，但他搖搖頭說現在什麼都不想吃。詹妮無可奈何地托著盤子來到卡爾森的座位前。

他用右手接過咖啡，詹妮見他的衣袖上沒有一點油漬。她故意搖晃了一下杯子，「哦，先生，咖啡濺出來了。」說著彎下身子，拉起他的左手，但仍沒發現她想見到的油漬。詹妮端著盤子默默地往回走。現在在她的懷疑名單只剩下一個人——克林頓！

詹妮再一次來到他的座位前。他正望著窗外，看見詹妮回來頗感意外。她在他旁邊坐下來，笑容可掬地說：「咖啡和談話能使人的心境變好些。您如果不介意的話，我來陪您喝咖啡。」

他無法拒絕她的好意。她注意到他很小心地伸出左手接杯子，右手夾在兩腿

之間沒動。詹妮隨即同他閒聊起來。她喜歡倫敦——你去過倫敦嗎？夜間飛行是很刺激的……突然她停住話頭，指著窗外說：「瞧那團雲！」他抬頭順著她指的方向望去。詹妮有意將咖啡杯稍稍傾斜，幾滴滾燙的咖啡滴落在他的右手上。他罵了一句粗話，右手舉起來，但旋即放回老地方。這一瞬間已足夠了，她清楚地看見了那塊油漬。

她儘量掩飾住自己興奮、緊張的神情。她掏出手帕，故意沒去理會他的衣袖，輕輕地在他手背上擦了擦。「哦，太抱歉了。」

「沒什麼，小姐，請別介意，」他說。

「您真是太好了。」詹妮又抱歉地對他一笑。

現在詹妮面臨的難題是怎樣把那本雜誌奪回來，那本雜誌一定在那只小拉鍊包裏，而且只能在他毫不警覺的情況下動手才最合適。如果迪克在的話，他一定會有辦法。她想起了迪克說的話：「再過幾天我會正式向你求婚的。」要是她丟失了那本雜誌，他還會這樣做嗎？

艾倫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路：「喂，詹妮，你在機場買什麼東西沒有，我得填寫海關申報單。」

海關！只有在那裏克林頓才會打開他的小拉鍊包。那麼，只要能在海關拖住他……她向艾倫要了一張免稅申報單，開始在上面填寫：「鑽戒一枚，價值……」這時一個念頭在她心中出現了。她收起筆，把申報單揉成一團。這樣做沒多大把握，但是一個唯一的機會。她走到衣帽間，找到了標號9的那件淺色風衣，把它從架子上取了下來。

蜂鳴器響了，再過5分鐘飛機就要著陸。詹妮開始替乘客取衣帽。她不動聲色地來到克林頓的面前，把那件風衣往他邊上的空座位上一放，「您的手還疼嗎，克林頓先生？」她看見那只小拉鍊包牢牢地夾在他的腋下。

「一點也不疼，我只是不知道父親現在的病情怎麼樣了。」

海關檢查站裏顯得空蕩蕩的。在刺目的燈光下站著幾位倦意濃濃的海關人員。他們草草地往旅客的包裹望一眼，便揮手讓他們經過。詹妮第一個交了一張空白的申報單後便站在他們的身後，她沒有馬上離去。

接下來的是哈斯汀，海關人員打開他的包，用手在裏面的衣服上摸了摸，就讓他通過了。

克林頓緊跟在後，他瞥了一眼站在邊上的詹妮，微笑著對海關人員說：「包裹只有一套替換的衣服，我是因父親生病匆忙趕回的。」

檢查人員打開包，取出了裏面的東西：幾件內衣、一套剃鬚用品、一本雜誌。詹妮的目光盯住了那本雜誌，克林頓也伸過手去準備拿回它，但詹妮果斷地採取了行動。

「你爲什麼不申報你放在外衣夾襖裏的那枚鑽戒？」她大聲說。

他回頭望著詹妮：「什麼鑽戒？」

海關人員臉上疲憊的神情頓時一掃而光。他們銳利的目光示意他舉手讓他們檢查，同時又轉頭望著詹妮。「我借給他那本雜誌的時候看見他正在欣賞一枚鑽

戒。後來我又看見他用刀片在風衣上劃開了一個口子，所以……」詹妮說。

克林頓掀起風衣，臉色陡變，風衣的夾襖上有一道刀劃的口子。海關人員圍了上去，在開口的地方摸出了一枚光閃閃的鑽戒。克林頓手舉在半空，眼睛裏冒出迷惑、沮喪、憤怒的目光。詹妮一把抓過雜誌。「再見，先生們，」她說完轉身離去。背後傳來了海關人員的聲音：「別再去打擾那位小姐了，請跟我們去辦公室！」

電梯在 5 樓停下來，詹妮剛跨出電梯，一個男子迎面走了過來：「雜誌在嗎？」她無力地點點頭，從包裏取出了那本雜誌。「謝天謝地！迪克從百慕達打來電話，他已經在電話那邊等了半個小時了。他說肯定有人盯上了你，你沒事吧？」

「電話掛斷了嗎？」詹妮問。

那人指了指電話：「在那兒。」然後他急匆匆朝辦公室走去。「告訴查理，重排最前面的兩版！」

詹妮顫抖地拿起電話聽筒，喃喃地呼喊著迪克的名字。話筒裏傳來聲音：「詹妮，親愛的，我一生中從未如此擔驚受怕過，你沒事吧？」

詹妮聽見電話裏傳來長長的吐氣聲。「親愛的，」他說，「把戒指戴上，我不想給你時間考慮是否接受我的求婚。」

詹妮感覺到滾燙的淚水正順著臉頰在往下淌。「迪克，我失去了那枚戒指，我不得不這麼做。戒指和雜誌只能選擇一樣。」

聽筒被人從手裏奪了過去。編輯對著聽筒說：「快搭下一次班機回來，迪克。我們一起去買一枚新的！」

----- (完)